

新學庸白話解說

江希張註

新註大學白話解說自序

古時有鄉學國學的名目。就是大學小學的分別。但這大學。不是指的那國學的大學。是孔教有綱領有科目的大學。是內聖外王一貫的大學。是爲天下萬世立法的大學。是爲天下萬世開太平的大學。是傳授眞文明眞進化的大學。是包括一切含蓋一切的大學。以明明德於天下爲目的。古今中外的。大學。有這樣大的嗎。但規模雖這樣大。根本却近在一身。下手的工夫。從心理上起。還極其精細。不是廣渺無垠。大的沒有着落。可惜秦火以後。經書多有殘缺。孟子以後。聖道沒有傳人。這大學也怕是有遺漏錯簡的地方。於是宋儒朱子。竄改原文。補出格物致知一章。明儒王子。又主張仍用古本。各家紛紛。這大學本來面目。反到失了。且自宋儒推遵這書。衆人多認爲是極高深的道理。原文本極明白。解釋的反到沉晦了。原文本極直捷。解釋的反

到支離了。甚至一般旁門外道。借聖人經書。作他的註脚。附會穿鑿。強相比合。這大學的宗旨。越法亂了。小子幸生王道盛世。大同開幕的時期。正是人要明大學。行大學。明明德於天下的時候。謹按原文明白解說。不作高深的註釋。對於懷疑的地方。不下斷語。以待研究。不遵朱子的改本。也不牽強解釋古本。只求精神。不考據字句。尙望博雅君子。不以淺陋見笑爲幸。

童子江希張

宗聖曾子像

大學一書垂憲萬世

山東嘉祥縣
人周敬王丙
辰年冬生



宗聖之功與天罔極

新註大學白話解說

童子江希張註

大學之道。在明明德。在親民。在止於至善。

親與新。明德是心。明德通用。是人的良心。

明明德是保守人的良心。親民是發達人的良心。止是止住。至善是極好的地步。

大學的道理在那裡呢。在光明人本有的明德上。在使人類去其舊染之污。向前進化。在凡事都止到極好的地方上。

知止而后有定。定而后能靜。靜而后能安。安而后能慮。慮

而后能得。

后同。定是有了一定的方向。就像指南針一樣。靜是沉靜。安是安穩。慮知道止住在後。出於自然的意思。慮是發出智慧來。得是得着所定至善的目的。極好的地步。

心裡纔有一定的方向。有一定的方向了纔能沉靜。沉靜了纔能自然。安穩。安穩了纔能發出智慧來。發出智慧。纔能得達了至善的目的。

物有本末。事有終始。知所先後。則近道矣。

物是有體之物。本是根本。末是枝末。凡物都有根本有。事是作的事情。終是末了。始是起頭。枝末。凡事都有。

末了有起頭。知道那箇該先。那箇該後。就離道不遠了。

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。先治其國。欲

治其國者。先齊其家。欲齊其家者。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

者。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。先誠其意。欲誠其意者。先

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

圖治是治理。齊是整齊。修是修理。正是正當。誠是真圖古時那願誠。致是推廣。格是除去。物是從外入的一切私慾。圖欲明明德

於天下。使天下人都能明這明德的。先治理他的國。願欲治理他那國的。先整齊他那家。願欲整齊他那家的。先修理他那身。願欲修理他那身的。先正當了他的心。願欲正當他那心的。先真誠了他所發的意念。願

欲真誠他那意念的。先推廣他那良心上的真知識。推廣良心上的真知識。就在格去一切從外入的物欲上。

物格而后知至。知至而后

意誠。意誠而后心正。心正而后身修。身修而后家齊。家

齊而后國治。國治而後天下平。

圖見圖從外入的一切物欲格去。以後纔能推圖前圖廣真知識到了極點。真知識到了極點

。以後纔能意念真誠。意念真誠了。以後纔能心正。心正當了。以後纔能身修。身修治好了。以後纔能一家整齊。一家整齊好了。以後纔能全國都治理。全國治理好了。以後纔能天下太平。

自天子以至於庶人。壹是皆以修身爲本。

圖天子是天下的首領。替圖天教養萬民。稱爲天子

庶人是衆民人。圖自從天子一直到衆平民。一壹是是一切。圖切的人都是以修身爲根本。

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。其所厚

者薄。而其所薄者厚。未之有也。此爲知本。此謂知之至

也。

圖否是圖他的身不修。根本上亂了。這身外家國天下的枝末還能治理的。萬不能作的到。他應該厚圖不是圖待的家族薄待。他應該較薄待的平常人反到厚待。沒有的事情呢。明白了這些手續。這就

叫知道根本。這就叫知識到了極點。

圖這一章是一部大學的綱領。宋儒稱爲經文。說是孔子的話。曾子傳述的。很有道理。圖這一章是一部大學的綱領。第一節是這一章的綱領。明明德又是第一節的綱領。

一部大學。明明德二字就可以概括了。明明德三字不但可以概括大學。并可以概括孔教全體的學問。不但可以概括孔教。并可以概括萬教及講究修性煉心治國平天下的一切學問。明明德自含着親民在內。因爲明德是人的本性。性不分內外。不分大小不分人我。我明明德。也要人明明德。人的明德染污了。我的明德也就不明。譬如許多貪淫惡劣。我見了必生痛惡的心煩惱的心。他的貪淫惡劣。還必然印到我的心上。這樣我的明德還能明嗎。所以明我的明德。也要明人的明德。天下有一箇人不能明明德。我這明德就不能像日月的光明。不能算明到極點。不能算到了至善的地方。至善是假定最後的目的。虛懸這目的。便能日新又新。進化沒有底止。在今日認爲至善的。後日更進一步。便不是至善了。在古人認爲至善的。後人更進一步。也不算是至善了。人的進化沒有頭。至善也沒有一定的地方。知到止在至善地方。便是立大志向。發大願心。發大願心。就得大結果。所以次第見定靜安慮得的效驗。明明德明到至善的地方。是極大的事情。事體大了。人就怕難。聖人怕人畏難不前。特說事物的本末終始。以引出施行的手續。明明德明到天下。便是到了至善。便是事的末了。有末了必有起頭。從末了處尋到起頭的地方。從起頭的地方一步一步的作去。自然達到最後目的。最後目的是明明德於天下。起頭的地方是格物。格物前人有解成窮究物理的。有解成格去物欲的。按上文推尋是以格去物欲爲是。物欲紛擾。怎麼有真知識發現。要說是窮究物理。就是知遍天下的物。於誠意正心何干。再拿樂記上人生而靜。天之性也。感於物而動。性之欲也。那些話來對證。更足見格物是格去物欲了。致知誠意正心。都在身上表現出來。齊家治國平天下。都是由身而推。身爲中間的樞紐。是根本問題。能以修身。自能明明德於天下。

所謂誠其

意者。毋自欺也。如惡惡臭。如好好色。此之謂自謙。故君

子必慎其獨也。

上一惡好字皆去聲。毋是禁止的話。欺是瞞昧。臭是氣味。圖所說真誠他謙讀爲慊苦却反。圖謙是快足。慎是小心。獨是獨一無二。圖那意念的怎

樣辦法。是別要自己瞞昧了天良呢。就像厭惡污穢臭味。就像歡喜美好女色。沒有絲毫虛假。這樣纔稱起是自己本心裡所快足的。所以君子必然謹慎他自己意念動的地方。不敢昧了天良。叫這心不快足了呢。

小人間居為不善。無所不至。見君子而後厭然。揜其不善。而著其善。人之視己。如見其肺肝然。則何益矣。此謂誠於中形於外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聞音閑。厭。鄭。顯。厭是失了神魂的。氏讀作厭。顯樣子。揜是藏。著。

是彰著在外面。肺肝都是五臟。小人自己間住着。因意念不誠。為不善的事無所不至。見了正人君子。邪之。肺管呼吸。肝管釀膽汁。顯不敵正。這纔神魂失喪的樣子。揜藏他那不好。彰著他的好處。那知道人的看着自己。就像見了他的肺肝一樣。全明白他的內容。他這自欺欺人。有甚麼好處。這就叫實有在裡頭。必發現在外面。所以君子必得謹慎意念發動。自己單獨知覺的地方。曾子曰。

十目所視。十手所指。其嚴乎。嚴是顯。曾子說。人的意念一發。動浪傳達十方。顯威嚴。顯十方的眼所看見。十方的手所指著。真

是謹嚴的很啊。

十目所視

十手所指

圖



萬類一元
聲息相通
意念一動
浪傳十方

富潤屋。德潤身。心廣體胖。故君子必誠其意。丹反。潤是足。足

了自然光潤他的屋。有德行自然光潤他的身。心量廣大了。身體就安泰。所以君子必得真誠他的意呢。詩云。瞻彼淇澳。菉竹猗猗。

有斐君子。如切如磋。如琢如磨。瑟兮僩兮。赫兮喧兮。

有斐君子。終不可諠兮。如切如磋者。道學也。如琢如磨

者。自修也。瑟兮僩兮者。恂慄也。赫兮喧兮者。威儀也。

有斐君子。終不可諠兮者。道盛德至善。民之不能忘也。

澳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韻音圖詩是衛風淇澳篇。衛人讚美武公的。瞻是望。淇是水名。澳是水邊上。猗猗阿僩下版反諠詩作喧况晚反圖是茂盛。斐是文雅的樣子。切是切開。磋是用錫磋物件。瑟是嚴密的樣子。

僩是敬慎的樣子。赫是嚴正的樣子。喧是德圖詩衛風淇澳篇上說。望着那淇水邊上。菉竹又好又茂盛。這行發現現在外面的樣子。諠是忘。恂慄是驚懼。圖極文雅的君子。他的道德學問。就像造骨角器物的。切開再

磋的平正了。就像修治玉石的。剖開再磨的光潤了。極嚴密的樣子。極敬慎的樣子。極剛正的樣子。極德行發現於外的樣子。這極文雅的君子。到底不可忘了他呢。這詩上說的像治骨角的切了再磋啊。是他求學的

功夫呢。像治玉石的琢開再磨啊。是自修的功夫呢。嚴密合敬慎的樣子啊。是他戒慎恐懼呢。剛剛合德行發現於外的樣子啊。是威儀氣度呢。極文雅的君子到底不可忘了他啊。是說他盛德到了極點。民的不能忘

了。詩云。於戲前王不忘。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。小人樂

其樂而利其利。此以沒世不忘也。於戲音鳴。圖詩是周頌烈文篇上的。於戲是讚嘆的口氣。前王是

說的文。詩周頌烈文篇上說。嗚呼啊。先前的王不能忘了他。爲後王的尊敬先王所尊敬的。親愛先王所

王武王。親愛的。爲平民的。安樂先王安樂民的事。利賴先王利賴民的事。這是他所以去世以後。還不

能忘。了。呢。康誥曰。克明德。大甲曰。顧諟天之明命。帝典曰。克

明峻德。皆自明也。大讀爲泰。諟古是。康誥是周書的篇名。克是能。大甲是商書的篇名。字峻書經上作俊。顧是看。諟是這。天之明命是天賦給的本性。就

是明德。帝典是堯典。書康誥篇上說。能以明我的德行。大甲篇上說。常看着天給我的明德湯之

盤銘曰。苟日新。日日新。又日新。康誥曰。作新民。詩曰

周雖舊邦。其命維新。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湯是商朝創始的君。盤是

沐浴的器。銘是記在器皿上字自。成湯的沐浴盤上。銘記的話說。要是這一天能以有進步。自己新鮮了

己警戒。詩是大雅文王篇。邦是國。維德行。就天天新鮮。還要日見新鮮。書康誥篇上說。鼓舞振起這些

自新往前進的民。詩文王篇上說。周家雖是個舊國。他受天的命爲天。詩云。邦畿千里。惟

民所止。詩是商頌玄鳥篇上的。商畿是建都的地方。詩商頌玄鳥篇上說。這國都畿內千里的詩云。緡蠻

黃鳥。止於丘隅。子曰。於止。知其所止。可以人而不如

鳥乎。詩是小雅緡蠻篇上說。緡蠻是黃鳥叫的。詩小雅緡蠻篇上說。聲音緡蠻的黃鳥。止在山

詩是商頌玄鳥篇上的。商畿是建都的地方。詩商頌玄鳥篇上說。這國都畿內千里的

詩小雅緡蠻篇上說。聲音緡蠻的黃鳥。止在山

一止。知到他所當該止住的地方了。可以那堂堂的人。反到不如這鳥。知到當止的地方嗎。

詩云。穆穆文王。於緝熙敬止。

爲人君。止於仁。爲人臣。止於敬。爲人子。止於孝。爲人

父。止於慈。與國人交。止於信。

於緝的詩是大雅文王篇上的。穆穆是深遠。於音烏。緝的意思。緝是接續。熙是光明。慈是愛。

詩大雅文王篇上說。極深遠的文王。嗚呼啊。他接續着光明止在誠敬上。心裡止在誠敬。發現在人事上。爲人君就止在愛民的仁。爲人臣就止在敬君。爲人子就止在孝親。爲人父就止在慈幼。合國人相交就止

在信實。

子曰。聽訟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。無情者。不得

盡其辭。大畏民志。此謂知本。

聽訟是訴訟。彼此相爭不下。訴到官府。求官府判斷。情是實情。辭是言辭。說。

聽民人的訴訟給他判斷。我也趕上人了呢。必然是教民沒有訴訟纔好啊。沒有實情的。聽天的所以爲天。一人。不肯盡說出他那些假話來欺我。大大的畏服了人民的心。這纔說起是知到根本。聽個誠就是了。日月

往來。四時運行。萬物化生。沒有錯了的時侯。真是誠到極點了。人得天地理氣以生。人的所以爲人誠就是了。誠字是爲人的根本。所以大學特重誠意。誠意就是中庸誠之者的意思。這是聖人特開的方便法門。

人心本來是誠的。所以不誠。是受意的影響。意固然是心的發動。但心不能無故就動。是感物纔動。所以有格物的工夫。動後就是意。且意還有因習染根種而動的。就他初動的時候。施之以誠。一切虛僞邪妄的意。

自然消滅。如果不乘此時用工。邪意滋長。不能遏止。必牽引的心也壞了。誠意是就動處用覺照的工夫。格物致知是靜時用存養的工夫。不先格物致知。意萬不能誠。不就動處用誠意的工夫。所發不能出於正。

格物致知。誠意正心。細分爲四。合起來是一氣的工夫。心意知是一體。就全體說是心。就發動處說是意。就覺照的本能說是知。惟獨物是在外的。必要扞格拒絕。所以本文上說正其心。誠其意。致其知。到了格物

忽然變了筆法。說致知在格物。○誠意是明明德的要法。人的明德。本來是圓陀陀。光灼灼的。只因意不真誠。虛詐邪妄。自己良心上不免愧怍。不能自快自足。這明德就受了染污。有了虧缺。能以誠意。就能以彌補良心的缺欠。明德也自然仍光明圓滿了。○誠意的方法。是用意沒有絲毫虛假。不自己昧了天良。精神還在慎獨上。人的所以敢用意奸詐邪偽。是認着自己知道。一切神人都不知到。那知實有於中。必發現於外。萬瞞不了人的。且意是由心裡發。心的靈是從上帝分來。(即萬物的本源)心裏發出意。上帝豈不知到。不但上帝知到。十方無不知到。我的心合十方的心同是一元。自能聲息相通。我一舉意。就發出一種動浪。如同電的快。傳達十方。十方同時知覺。譬如發出聲浪。十方都能聽聞。至於平常人。甲不能知乙的意。乙不能知甲的意。是因心裡昏昏沉沉。失了這種感覺。譬如有一灰塵的鏡子。不能照物。仙佛心體光明。便有這能力。(名他心通)曾子十目所視。十手所指的話。是實有其理。實有其事。不是故意恫嚇人的。所以明道的君子。沒有不慎獨。沒有不誠意的。○誠意為明明德的要法。後人有主張誠意以下釋明明德的幾節。都消納在誠意以內。說是因解釋誠意。并推言明德親民止至善的功効。末了夫子說無情者不得盡其辭。以誠感民。仍是歸本在誠上。朱子就把這幾節分成四章。指為解釋明德新民止至善本末的。依小子看來。雖各有各的道理。都不合本來面目。誠意以下。都次第解釋。豈明德親民止至善。反沒有專章發明呢。朱子前後改移。指為解釋明德親民止至善的。固為近是。但那幾節都是雜引詩書。作個証明。以鼓動人。并非像誠意正心的明白解釋。且湯的日新又新。衛武公的勤學修德。都含有明明德止至善的意思。指為那是明德。那是親民。那是止至善。也未免執着。想是秦火以後。這書有了缺文。或是錯簡。小子謹遵孔子多聞闕疑的訓。夏五郭公的例。不敢附會穿鑿。強下斷語。○且說大學的精神。都在經文上。明明德親民止至善是提綱。格物致知以至治國平天下。是實行的手續。本文已極明白(詳第一演說)我們只求格物致知。以達到明明德於天下的目的。就能合聖人人心相印。不必管他今本古本文辭裡去穿鑿呢。

所謂修身。在正其心者。身有所忿懣。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恐懼。則不得其正。有所好樂。則

不得其正。有所憂患。則不得其正。

程子說身有的身圖忿懣是發怒氣。恐懼作心好樂并去聲圖是害怕。好樂是貪戀。

○憂患圖所說修身在正他那心的。是因為他心裡有所忿怒。就不能得着正體了。心裡有所害怕。就是犯愁。圖不能得着正體了。心裡有所喜好。就不能得着正體了。心裡有所憂愁。就不能得着正體了。心

不在焉。視而不見。聽而不聞。食而不知其味。

圖見圖用心不在圖前圖上頭。看

色也看不見。聽聲也聽不着。吃食物也不知到滋味。

此謂修身。在正其心。

圖見圖因此說修治身圖忿怒圖前圖子在正其心上圖恐

懼。好樂。憂患。是人情所不免。但有所忿怒等。或未應事接物以前。先有這樣情。或已經應事接物以後。還留這種影子。就不對了。(佛教所講心所法。可作心有所忿懣等的解釋)譬如鏡子。先存一影子在內。照

物如何得其正。○中庸上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。中是心的正體。喜怒哀樂未發。就是無所喜怒哀樂。要是有所喜怒哀樂。心便着在偏處了。還能中正嗎。佛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合這道理是一樣的。心有所

忿懣等是着相。心不在焉是着空。着相就偏。(不得其正)着空就無用。(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)。惟不着相。能生出正心。惟不着空。能生出妙心。不着相得心的體。不着空得心的用。體用兼備。自能盡性踐形。

凡五官四肢百骸。無不聽命。這身還有不修治的完完全全嗎。所以修身在正其心。

所謂齊其家。在修其身者。人之

其所親愛而辟焉。之其所賤惡而辟焉。之其所畏敬而

辟焉。之其所哀矜而辟焉。之其所敖惰而辟焉。故好而

知其惡。惡而知其美者。天下鮮矣。

辟讀為僻惡而之惡去聲。敖好并去聲。鮮上聲。圖是僻是偏辟。矜是憐。敖是驕。

教。情是慢
意。鮮是少。

圖所說整齊那家。在修這身的。是甚麼意思呢。因為人對於他本身所親愛的就偏了。對於他本身所輕賤厭惡的人就偏了。對於他本身所畏懼尊重的人就偏了。對於他本身所哀憐的

人就偏了。對於他本身所驕傲輕慢的人就偏了。所以喜歡這人還知到他的壞處。惡惡這人還知到他的好處的人。天下很少了。

故諺有之曰。人莫知

其子之惡。莫知其苗之碩。

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

圖諺是俗話

圖所以俗語有的說。人沒

沒有知到他那苗子大的。

此謂身不修。不可以齊其家。

圖見

圖因此說身不修治的沒

圖前章說心有所忿懣等等。是心裡有這種病。無論應事接物都施出來。這說人之其所親愛等等。是就

所以又有這一層的研究。○對於一家或一團體種種不齊的人。不能無親愛尊敬。不親愛不尊敬的分別。

但所親愛尊敬的。未必沒有壞處。所不親愛不尊敬的。未必沒有好處。因有所親愛等等緣故。不能細察他

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。其家不可

教。而能教人者無之。故君子不出家。而成教於國。孝

者所以事君也。弟者所以事長也。慈者所以使衆也。

弟去聲長

上聲見圖所說的治國。必先整齊他那家庭。是甚麼道理呢。他家裡不能教好了。還能教訓人的萬沒有

聲。就是所用以使長上的。愛幼的。就是所用以使衆民的呢。

康誥曰。如保赤子。心誠求之。雖不中

不遠矣。未有學養子。而後嫁者也。

中。去聲。

赤子是不著衣服赤身的。節書康。節小孩。嫁是女子出嫁。節諾篇。

上說。愛民就像母親保護赤身小孩是的。心裡發出至誠求保護的法。就是不能中小孩的意。也差不遠了。沒有學會了保護小孩纔出嫁的。

一家仁。一國興仁。

一家讓。一國興讓。一人貪戾。一國作亂。其機如此。此

謂一言僨事。一人定國。

僨音奮。

貪是非本分所該得的就妄求得。戾是暴。機是主動的機關。僨是壞了。

節一家仁愛。節一國都興。

起仁愛來。一家謙讓。一國都興起謙讓來。一個人貪欲暴戾。一國裡都貪橫作亂。這機關像這樣重要。因此說一句話就壞事。一個人能定國。

堯舜帥天下以仁

而民從之。桀紂帥天下以暴。而民從之。其所令反其所

好。而民不從。是故君子有諸己。而後求諸人。無諸己。

而後非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。而能喻諸人者。未之有也。

。好去聲。堯舜是公天下的仁君。桀紂是失天下。節暴。這人民也從着。桀紂他出的命令。反着他所好的。教人

聲。節的暴君。恕是推己及人。喻是明白。節暴。這人民也從着。桀紂他出的命令。反着他所好的。教人

學好。人民都不從。因此所以君子自己有了這樣好處。以後纔責求旁人。自己沒有這樣壞處。以後纔指責旁人。所藏在本身的不合恕道。推待自己的心待人。還能教人明白我的意思服從我。沒有的事呢。

故治國。在齊其家。

節見節所以治理一國在。節前節整齊他的家上。

詩云。桃之夭夭。其葉

秦秦之子于歸。宜其家人。宜其家人。而后可以教國

人。

天平聲 秦音臻

詩是周南桃夭篇的。桃是樹名。天是嫩好的樣子。秦是茂盛。之子是說的出嫁的女子。歸是歸到夫家。

詩周南桃夭篇上說。桃樹又嫩又好。他的葉子很茂盛。這出嫁

的女子去歸到他夫家。宜量他一家的人。能宜量他一家的人。以後纔可以教一國的人。

詩云。宜兄宜弟。宜兄宜弟。而后

可以教國人。

詩是小雅蓼蕭篇上的。

詩經小雅蓼蕭篇上說。相宜他的兄。相宜他的弟。相宜他的兄。相宜他的弟。以後纔可以教化一國的人。

詩

云。其儀不忒。正是四國。其爲父子兄弟足法。而后民

法之也。

詩是曹風鳴鳩篇的。忒是差。

詩經曹風鳴鳩篇上說。他形於外的禮節氣度不差。能以正這四方

此謂治國。在齊其家。

見前

因此說治理這國。古人分人的倫類有五。家庭上父

家人嚴君。父子之謂。父子也是君臣。朋友是異姓同胞。朋友也是兄弟。是家庭上五倫俱備。能以齊家。就能以治國。治國不過是把齊家的道擴充大了就是的。所以治國不難。難在齊家。人類不齊的家。想要教

他整齊了。非以誠感人。以恕待人。久而久之。不能收效。治國也是這樣。如保赤子。是愛人的誠。藏身必恕。是以恕待人。不然。要空講法令的完善。人如何能服從。在平常人不能修身齊家。不過一家不好。甚至

傳染隣里。爲害還小。獨有操治國政權的。身居機樞要地。一言一行。關係全體。譬如機器上的總機關。他要一壞。全體都停了。經文說其機如此。所以垂戒的意思深了。

所謂平天

下。在治其國者。上老老而民興孝。上長長而民興弟。上

恤孤而民不倍。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

長上聲弟去聲倍同。親愛老

年人長長是尊敬年長的。恤是憐。孤是沒有父親。圖所說平天下在治理他那國的。是甚麼道理呢。因為在上的小孩。倍是違背。絜是度量。矩是造方器的尺。圖的親愛老年的人。這民就振興起孝親的道來。在上的尊敬年長的人。這民就振興起敬兄的道來。在上憐恤無父的孤兒。這民就不違背慈愛的人道。因此所以君子有拿自己的心度量人的心。使人各得其平的道理。

所惡於上。母

以使下。所惡於下。母以事上。所惡於前。母以先後。所

惡於後。母以從前。所惡於右。母以交於左。所惡於左。

母以交於右。此之謂絜矩之道。

惡先并圖見圖自己所厭惡於在上的事。就別拿去聲。圖前圖這事使在下的事。所厭惡於在

下的事。就別拿這事對待在上的事。所厭惡於前邊人的事。就別拿這事先加給後邊人。所厭惡於後邊人的事。就別拿這事對待前邊人。所厭惡於右邊人的事。就別拿這事交於左邊人。所厭惡於左邊人的事。就別拿

這事交於右邊人。這就叫拿我的心理。詩云。樂只君子。民之父母。民之所

好好之。民之所惡惡之。此之謂民之父母。

樂音洛好惡圖詩是小雅并去聲下同圖南山有臺

篇圖詩小雅南山有臺篇上說。令人可樂的君子。是民人的父母。民所喜好的事。圖他就喜好。民所厭惡的事他就厭惡。能順民的心理。因此就叫民的父母。詩云。節彼南

山。維石巖巖。赫赫師尹。民具爾瞻。有國者不可以不慎